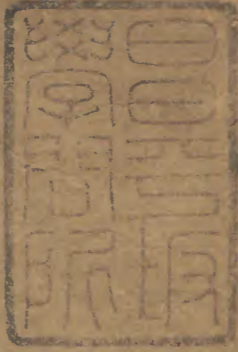


十七史商榷

四十一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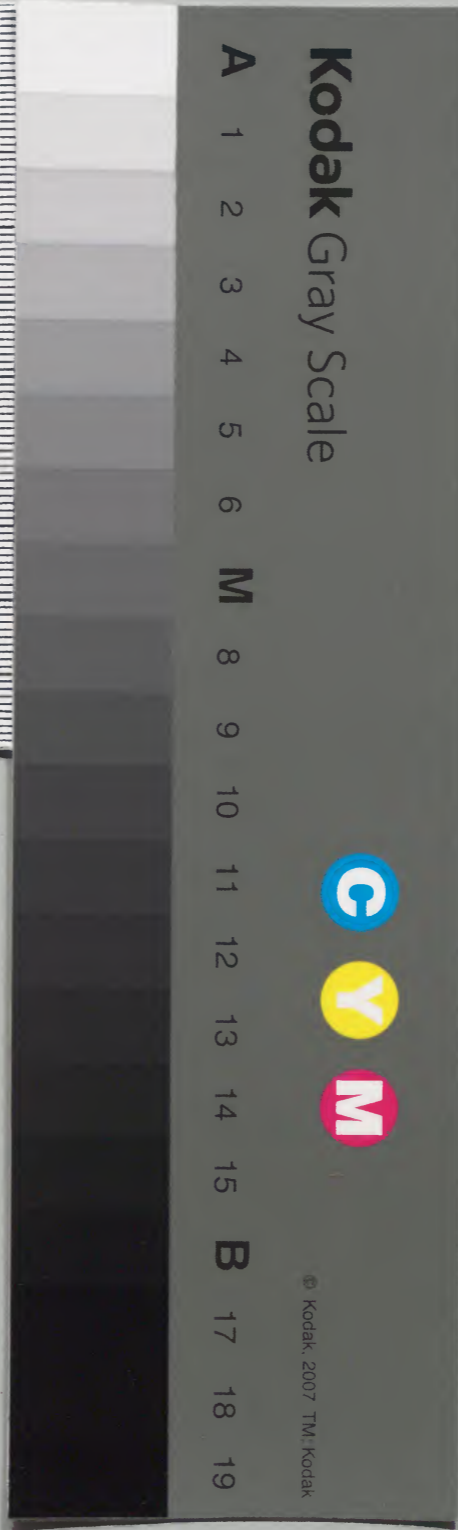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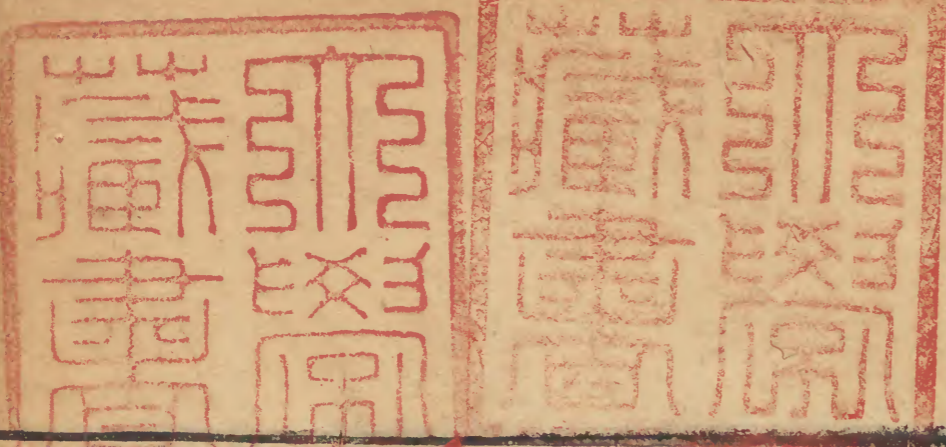
		五	漢
		二	書
		一	門
二	五	三	
四	九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五	五	漢	
二	二	書	
一	一	門	
四	四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13	
冊數		24(9)	
函號		297	178

九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

淺草文庫

東吳王鳴盛述

三國志三

劉璋傳脫誤

劉二牧璋傳張魯驕恣璋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通鑑作數為所破又璋聞曹公征荊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於曹公已定漢中四字殊不可解必有脫誤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在建安二十年距此時相後數年

山勢

十七史商榷

卷四十一

先主傳先主與夏侯淵張郃等相拒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案法正傳云于定軍興勢作營此山字誤其下脫文何氏已詳之

勸學從事譙周

建安二十五年羣臣勸進先主內有勸學從事譙周顧氏曰譙周傳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以周為勸學從事與此不同周卒于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當先主即位年僅二十三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為是

宮府

諸葛亮傳亮率軍北駐漢中上疏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案府者即三公之府見前漢書宮中者黃門常侍也宏恭石顯排擊蕭望之周堪曹節王甫輩反噬陳蕃竇武此宮府不一之禍也時雖以攸之禕允分治宮中政令猶恐後主柔暗或有所暱故首以此為言其後董允既卒黃皓專政而國亾矣當檢允傳同觀又可與三十七卷臺閣一條參尋之

若無興德之言

亮上疏曰討賊興復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

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案此文載文選李善注謂責攸之之上有若無與德之言六字蜀志本有文選脫今蜀志諸葛亮傳反脫而文選反有之者攷此六字董允傳中亦具載李注所云蜀志有者蓋指允傳之文其亮傳蓋本自脫而文選則後人因善注添入

亮誅馬謖

習鑿齒論諸葛亮誅馬謖云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駕下之用

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亮之誤非誤於誅謖誤於用謖不得其當耳謖幼負才名以荊州從事隨先主人蜀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蓋其所長在智謀心戰之說亮既用之赦孟獲以服南方終亮之世南方不復敢反此其明證也祁山之役令爲先鋒統大眾在前以運籌決策之才而責以陷陣摧堅之事是使蕭何爲將而韓信乃轉粟敖倉以給軍也宜其敗矣此則亮之誤也

十二更下在者八萬

裴注亮在祁山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案周官小司徒

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十二人徒二人以小司徒參之司徒之可任者如此之多司馬法之出土徒數如彼之少古人用兵皆爲不勝計以慮敗也故不盡用之雖敗尚可扶持故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自此以後調發者皆用實數不幸而敗不可救矣晉作州兵乃盡數調發非先王之法他如魯成作正甲蘇秦以

齊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已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孔明不然一蜀之大兵多不過十二萬孔明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爲更代蜀之強以孔明不盡用之及其亾尚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不過二萬耳詳見予周禮軍賦說

漢壽亭侯

關張傳曹操表封羽爲漢壽亭侯裴松之無注熊方後漢書年表第八卷異姓侯有壽亭侯關羽其下格注云武陵此傳寫誤脫去漢字而注武陵則確也續

漢郡國志武陵郡屬縣漢壽刺史治是矣王氏世貞
弇州山人續彙第六十一卷有漢前將軍漢壽亭侯
廟記前將軍是劉先主所授漢壽亭侯是曹操所封
王氏連稱之此非是而以漢壽連文則是也洪邁容
齋四筆第八卷辨壽亭侯印一條云荆門玉泉關將
軍廟中有壽亭侯印一鈕其上大環徑四寸下連四
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紹興中洞庭漁者得之入於
潭府以爲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歸
之廟中南雄守黃允見臨川興聖院僧惠通圖印形
爲作記而復州寶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於三

門大樹下土中溪四尺餘得此印其環并背俱有文
云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今留於左藏庫邵州守
黃沃叔啟慶元二年復買一鈕於郡人張氏其文正
同只欠五系環耳予以爲皆非真漢物且漢壽乃亭
名旣以封雲長不應去漢字又其大比它漢印幾倍
之間嘉興王仲言亦有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
雲長以四年受封當卽刻印不應在二十年尤非也
是特後人爲之以奉廟祭其數必多今流落人間者
尚如此也以上皆洪語其辨甚精流俗無知之輩或
翔異解云本是封爲壽亭侯陳壽特加一漢字以著

明其爲漢試問彼時地名中安得有所謂壽亭者乎
況使果作壽亭侯則其時操方身爲漢臣其表封關
公係假漢帝之命以行此其爲漢亦何待言而陳壽
必爲贅加一漢字乎不通古今之妄人其謬一至於
此

又尚書禹貢荊州疏引郭璞爾雅注云有水從漢中
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漢壽卽漢廣漢郡葭明縣
蜀先主始改名漢壽晉又改晉壽此不但與武陵漢
壽本非一地全無干涉且當操表封關公時先主尚
未入蜀蜀地未有此名也唐詩鼓吹第一卷劉夢得

漢壽城春望詩明古岡廖文炳解於題下旣云城在
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則以爲蜀漢壽矣而于首聯
荒祠古墓對荆榛解云古荊州治亭下有子胥廟楚
王故墳則又似武陵此不知考核兩漢壽之名同地
異也

魏志劉放傳黃初三年封魏壽亭侯裴亦無注此疑
亦武陵漢壽此雖吳地因其時孫權臣服魏人遙改
名之與蜀之漢壽無涉

傅士仁

將軍傅士仁屯公安案楊戲作輔臣贊及吳主傳並

十七史商榷 卷四十一 六
稱士仁呂蒙傳亦然然則姓士名仁傳字衍吳志漢
末有交州刺史士燮則當時固有士姓矣常璩華陽
國志第六卷作傅士仁此吳瑄古今逸史俗刻校者
妄改不可據

關傳注多誣

裴松之注專務博采若關雲長傳所採蜀記六條與
略一條內惟龐德子會滅關氏家一條或係實錄其
餘盡屬虛浮誣妄松之雖亦尚知駁正然徒勞筆墨
矣觀裴注愈知陳壽史法之嚴

益德

張飛字益德甚明而古今逸史中所刻華陽國志劉
先主志作翼德甘肅蘭州刻同此妄人所改

關張贊稍不稱

關張傳贊云關羽張飛爲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
釋嚴顏竝有國士之風夫關公之所以爲國士者以
其乃心漢室耳若其與張遼策馬刺殺袁紹將顏良
于萬眾之中遂解白馬之圍公之所以爲國士豈專
在此哉且其報曹正爲歸劉地也若徒以報曹爲公
義舉未爲知公之心此贊稍嫌不稱卽張桓侯之美
亦不宜但以釋嚴顏一節當之

蜀諸臣年

李商隱籌筆驛詩管樂有才終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愚謂先主語諸葛亮君才十倍曹丕夫亮與丕豈可相提並論十倍固不足言卽商隱以管樂比之亦恐有所未盡不如老杜伯仲之間見伊呂一語品題尤當而痛惜關張無命則是也張少於關數歲其死年必未老固可恨而諸葛年亦僅五十四馬超四十七龐統三十六法正四十五黃忠傳言其勇毅冠三軍而名望不高則年亦必尚未老乃先主爲漢中王之明年遽卒趙雲卒於建興七年其年想亦不過五

十餘惟空虛無實之許靖年逾七十耳天欲廢漢人不能興之矣

馬謖逃亾

向朗傳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亾朗知情不舉亮恨之案廖立傳立詆朗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卽此傳所云素與馬謖善也至謖傳但言其敗於街亭下獄物故並無逃亾事而此傳乃云云意謖逃而被獲故下獄死若然則罪所應得而習鑿齒尚譏亮殺謖爲非何也其事殊不明悉

郤正造降書

郤正傳景耀六年後主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陸游籌筆驛詩一等人間管城子不堪譙竇作降箋用意相形甚妙但不知造降書者乃郤正非譙周也

郤循

費禕傳延熙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郤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爲循手刃所害案魏書三少帝紀齊王芳嘉平五年作郤修本書張疑傳及吳書諸葛恪傳注引志林並同惟費禕傳作循明是傳寫誤

姜維志在復蜀

姜維傳末敘維爲魏將士所殺事維本志在復蜀不成被殺其赤心則千載如生陳壽蜀人而入晉措詞之際有難焉者評中於其死事反置不論而但譏其翫衆黷旅以致隕斃壽豈不知不伐賊王業亦亾惟坐待亾孰與伐之特敵國之詞云爾若以維之謀殺鍾會而復蜀爲非則壽不肯爲此言此其所以展轉詭說以避咎也維之于蜀猶張世傑陸秀夫之於宋耳注引孫盛云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僞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

今傷之其下文皆盛貶維之言盛佞人子孫言固難
據攷永和三年李勢破滅是年丁未去蜀亾景耀六
年癸未凡八十五年

楊戲輔臣贊

楊戲華陽國志作楊羲昭烈贊以興與音為韻案秦
風小戎末章興與音為韻大雅大明七章與林心為
韻興本蒸韻此等乃偶沿方俗之音非其正也而此
贊即據小戎大明用之諸葛丞相贊首用濱真文韻
第八句用風韻第九句用心韻第十句用身韻風古
音在侵此以風與心為韻間襟二韻於其間而身則

仍與濱真文為韻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二

東吳王鳴盛述

三國志四

漢吳始終

漢高祖始為漢王居南鄭至蜀先主以漢中王終之
吳孫堅始封烏程侯至孫皓亦以烏程侯入即位終
之

吳志有闕

陸士龍集第八卷與兄平原書云雲再拜誨欲定吳
書陳壽吳書有魏賜九錫文及分天下文吳書不載

又有嚴陸諸君傳今當寫送兄所謂陳壽吳書者似
卽三國吳志非別有吳書所謂嚴陸諸君傳嚴當是
嚴陵而陸似是陸遜抗等但機雲抗子稱謂不別異
未詳至九錫文今載吳主孫權傳而分天下文吳志
獨不載尤不可解又攷薛綜傳孫皓時華覈上疏曰
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
峻俱非史才所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
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共撰然則士雲所稱吳書不
冠以陳壽者當卽五人作

裴松之注中亦引吳書

虔亭

吳志孫權傳建安二十三年權將如吳親射虎於虔
亭庾子山馬射賦云飛鏃於吳亭之虎謂此事也元
和郡縣志虔亭壘在丹陽縣東四十七里

魯肅凡品

趙咨謂孫權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案張昭毀肅
謂其年少粗疏是不爲時論所歸故云凡品其實肅
人才豈出周瑜之下

孫氏陰謀

孫權稱臣事魏已久及黃武元年春大破蜀劉備奔
走勢愈強盛則魏欲與盟而不受九月魏兵來征又

卑辭上書求自改悔乞寄命交州乃隨又改年臨江
拒守彼此互有殺傷不分勝負十二月又通聘於蜀
乃既和於蜀又不絕魏且業已改元而仍稱吳王五
年令曰北虜縮竄方外無事乃益務農畝稱帝之舉
直隱忍以至魏明帝太和三年而後發反覆傾危惟
利是視用柔勝剛陰謀狡猾陳壽評以句踐比權誠
非虛語

不郊祀無宗廟

嘉禾元年注采江表傳孫權不郊祀事案宋書五行
志云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業創七廟但有父塋

廟遠在長沙而郊禋禮缺末年雖一南郊北郊遂無
聞焉三江五湖衡霍會稽皆吳楚之望亦不見秩祀
反禮羅陽妖神以求福助竊謂權本僭盜而郊祀宗
廟在漢尚無定制於權乎何誅

小其

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勲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
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案今水
道自常州府城外經奔牛呂城以至鎮江府丹陽縣
城外自此再西北行至府治丹徒縣城外入江此道
大約當吳夫差尚未有直至孫權方鑿之吳人爭霸

上國開邗溝通江淮而戰艦仍不能達尚由海入淮
若從常鎮間北至江岸則尚有陸無水直至三國方
有雲陽卽今丹陽縣也太平御覽引吳志岑昏鑿丹
徒至雲陽杜野小辛間皆嶄絕陵襲施力艱辛杜野
屬丹徒小辛屬曲阿曲阿亦卽今丹陽縣至今此道舟行望兩
岸高如山正所云嶄絕陵襲者小其當作小辛傳寫
誤也蕭子顯南齊書州郡志云南徐州鎮京口吳置
幽州牧屯兵在焉丹徒水道入通吳會孫權初鎮之
觀此則知自今吳縣舟行過無錫武進丹陽至丹徒
水道自孫氏始

說見尚書後案禹貢揚州

察戰

三嗣主孫休傳永安五年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
豬注察戰吳官名今揚都有察戰巷案沈約宋書作
蔡戰或遂疑爲人姓名但孫奮傳注引江表傳孫皓
遣察戰齎毒藥賜奮死未必蔡戰一人至皓時又受
此使宋書特傳寫誤耳晉書五行志云吳孫休永安
五年城西門北樓災六年石頭小城火時嬖人張布
專擅兼遣察戰等爲內史驚擾州郡是也

封禪國山

孫皓傳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開得石函中有小

石青白色刻皇帝字于是改年大赦又云秋八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案吳禪國山碑見宋趙明誠金石錄而其文久漫滅近日博學如東吳顧氏秀水朱氏皆未之見惟亾友山陽吳玉搢山夫金石存著于錄云此碑篆書碑甚巨今存者止二十行行九字而字皆不可辨識審視諦觀稍可見亦不能成句趙明誠跋約舉其文僅百許字而趙彥衛雲麓漫抄第一卷載之頗詳約八九百字前歷言諸祥瑞後云荆蒙協

洽之歲月次陬訾之舍日惟重光大淵獻受上天玉璽文曰吳真皇帝乃以柔兆涒灘之歲欽若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實彰明命於是丞相沈太尉璆大司徒燮大司空朝執金吾修城門校尉歆屯騎校尉悌尚書令忠尚書昏直晃昌國史瑩等僉以為眾瑞畢至宜行禪禮遂于吳興國山之陰告祭刊石云云攷旃蒙協洽為乙未陬訾之舍亥月也據碑則得石文本是天冊元年十月事是年歲在乙未故于其明年改元天璽柔兆涒灘是丙申月正革元是正月也其年八月行禪禮故於明年改元天紀也

大司空朝卽兼司徒董朝而碑無周處晉書五十八卷處傳言處仕吳爲東觀左丞孫皓末爲無難督則是武臣而此乃云兼太常蓋其所兼之虛銜耳

子喬

孫翊傳子松爲射聲校尉都鄉侯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旣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此段文義殊不可曉攷亮兄瑾仕吳其第二子曰喬字伯松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赴蜀爲亮子然則據文似

子喬卽謂養子喬陳壽旣敘完悼松如此又解之云亮之所以知松者由其養子喬咨述之故也詳玩之其實不然子喬當卽松之字非指伯松咨述觀良器之文自明由亮以下九字疑後人妄附益非陳壽原文

周瑜子允廢死

周瑜大功盡在赤壁一戰而瑜死後子允以罪徙廬陵諸葛瑾步騭連名訟瑜其稱功但有摧曹操烏林一句殊不敢顯然詳敘瑜之定計破曹蓋以權晚年任數多猜忌果殺戮故歸美於上而隱瑜之功及權

荅書則數允之罪但有酬淫自恣別無他惡也意者
允必有頌言父當年之功洩漏上聞者故權恨之如
此若但以酬淫自可戒飭何至廢絕以死且功臣之
子而以酬淫聞此豈權之所惡乎

策權起事在吳

魯肅傳云孫策薨權住吳案項梁與羽策與權起事
之處皆在吳卽今蘇州府治吳長洲元和三縣地蓋
自闔廬夫差以來吳兵甚強漢魏時尚有遺風非如
今日吳人之柔脆不足爲用武地也項事已見前知
策權起吳者周瑜傳云策謂瑜曰吾以衆取吳會卿

鎮丹楊建安三年瑜還吳策親自迎瑜瑜年二十四
吳中皆呼爲周郎是策之始立在吳也又云建安五
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是權之始立在
吳也策傳謂策引兵渡浙江據會稽自領會稽太守
以朱治爲吳郡太守但會稽太守治山陰吳郡太守
治吳策雖領會稽而志量實在江淮上游在吳猶近
之若居山陰太遠不及事矣故下文卽云曹公表策
爲討逆將軍封吳侯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并江東也
權傳云策薨以事授權曹公表權討虜將軍領會稽
太守屯吳此權在吳起事之明文自此以下屯吳凡

十二年赤壁破曹之後方徙治秣陵張紘傳云改為建業

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令還吳迎家居建業者又十年取關公得荆

州之後又徙武昌兩徙皆為據荆不但為拒曹黃龍

元年仍還建業自此至薨皆在建業

唐許嵩建康實錄敘孫權於建安五年策薨以後事

付權之下歷敘權事至十三年將與劉備合謀拒操

而尚未破操赤壁之前書曰權始自吳遷於京口而

鎮之自注云案地志吳大帝自吳遷朱方築京城南

面西面各開一門即今潤州城也因京峴立名號為

京鎮在建業之北因為京口嵩所引地志是唐以前

古書可信者時根本仍在吳而遷京口欲漸為居秣

陵地也其下敘破曹事其下又書十四年權居京口

云云至十六年乃書權始自京口徙治秣陵十七年

城楚金陵邑地號石頭改秣陵為建業敘次甚分明

勝於陳壽

瑜肅異而同

英雄舉事貴爭先著一落人後便非俊物袁紹欲迎

獻帝不果遂為曹操所先及與紹相拒官渡劉表坐

守荆州不能出一步以襲許救袁而孫策陰欲襲許

迎帝未發為人所殺若其事成操敗矣非爭先著者

乎周瑜方結劉拒曹曹甫敗旋欲制劉以取荆而并
圖蜀著著爭先真俊物也魯肅與孫權合榻對飲爲
畫大計與瑜同耳至破曹之後仍勸權以荆州借劉
此則與瑜異者然肅之計爲孫不爲劉權雖謂此計
爲一短但荆州新附其勢吳難獨占兩雄相爭徒爲
敵利然則肅計亦未爲短故瑜病困薦肅自代二人
之計異而同者也至肅傳載肅與關公單刀俱會之
言注又引吳書云云兩人各爲其主亦復旗鼓相當

三史

呂蒙傳注引江表傳曰權謂蒙曰讀書但當涉獵孤

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大有益三史似指戰國
策史記漢書孫峻傳注引吳書曰留贊好讀兵書及

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三史元本作三略愚謂

彼時不但未有范蔚宗書并謝承見如嬾傳華嶠見晉書列傳第

十四華表傳司馬彪見晉書列傳第之書皆未有則三史

自不得指爲史記前後漢卽晉書傳元傳云元撰論

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元卒于晉武帝時所

稱三史亦未必有後漢直至唐宋以來學者恒言乃

皆曰五經三史則專指馬班范矣愚竊以爲宜更益

以陳壽稱四史以配五經良可無愧其餘各史皆出

其下

孫策襲袁術

蔣欽傳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云云案策本袁部曲雖後絕之安得有襲袁事誤不待言校者改爲李術亦恐非是攷孫策之表用李術爲廬江太守乃在東渡以後且志中亦並無襲李術事則改袁字爲李字者非矣竊疑襲字當爲依字或就字之訛觀隨從給事之言殆如朱治傳中言治扶翼策依就袁術耳

治賊黜賊

治賊當作治賊東治之賊也黜賊黜亦作黜黜縣之賊也

黎斐

丁奉傳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屯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據此文則魏大圍之似所圍者卽奉也下文何云復使奉解圍乎元修宋板魏大下有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魏人凡十二字然後接圍之云云此脫去故不可解文選陸機辨亾論李善注引吳志正與宋板同而善所引於奉爲先登之下卽云黎斐力

戰有功云云此作史者因黎斐無傳故於丁奉傳中帶敘黎斐事耳俗刻誤衍屯於二字又誤斐爲漿遂以黎漿爲地名而力戰有功拜左將軍似皆爲奉事矣豈知上文奉先爲偏將軍冠軍將軍滅寇將軍封都亭侯又爲虎威將軍進封安豐侯何待此時方拜左將軍乎下文敘建衡元年戰事畢卽云三年卒其下乃又說奉有功驕矜云云俗刻脫卒字又不可讀古書傳鈔鏤刻脫誤旣多又每爲無學識者改壞一開卷輒嘆千古少能讀書人

吳會

朱桓傳桓爲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吳會二郡此謂吳與會稽也孫韶傳注孫河從策平定吳會亦謂二郡今人竟以爲吳中之稱會字如字讀不讀若膾援唐王勃滕王閣序指吳會於雲間爲證皆非也

張溫黨暨豔

張溫傳溫聘蜀還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未究權旣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太盛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幽之有司下令云云將軍駱統表理溫云云案權之下令歷數溫罪但言其交結

暨豔在豫章聞曹丕來不出兵賁恩署置等事所謂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者絕不言其稱美蜀政其中惟
責其將殷禮到蜀扇揚異國爲之譚論亦是借題影
射駱統申理亦只就權所責者辨之而已共約千餘
言不及其美蜀政也作史者探權隱情表而出之最
妙但其上文但言使蜀而還所謂稱美蜀政者絕不
敘及則突然而出又嫌著語無根意其語已失傳故
耳殷禮吳之名賢而終不大用亦爲溫累耳暨字在
質韻者集韻云居乙切姓也吳有尚書暨豔陶宗儀
云音結但暨豔事並見溫及陸遜兩傳中裴松之兩

處皆無音則宋元人所音不知何據

陸遜用火攻

陸遜傳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伐從巫峽建平連
圍至夷陵界遜乃令人各持一把茅以火攻之通率
諸軍同時俱攻破其四十餘營備大敗走愚謂遜仍
用周瑜火攻之策此地多山林險阻待其傍巖依樹
結營旣密然後用之連營愈多燒毀愈易遜久有成
算而其上書於權及所以告諸將者略不宣洩機事
密故能成功也但此法只可用之赤壁巫峽耳平原
非所宜至後世銃礮起而火器又爲之一變且并用

之以破城矣

劉廙

南陽謝景善劉廙先刑後禮之論遜呵之案魏志劉廙南陽安衆人與丁儀共論刑禮傳於世景之州里前輩也

斯姓

賀齊傳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奸斯御覽作期但廣韻斯字注中正引此文

杙塹

賀齊傳繫賊陳僕等屯林歷山山四面壁立數十丈

齊募輕捷士爲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爲緣道夜令潛上案二戈字新安志皆作弋據水經注上戈字當作杙下戈則不誤杙所以緣而上也矣人見下有戈矣改之斬字新安志作塹是當從之塹下山字衍文緣道之下御覽有道成二字

山越

諸葛恪傳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勁出之可得甲士四萬衆議以丹楊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皆仗兵野逸征伐爲難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楊太守

恪移書四郡屬城長吏令各保界分內諸將羅兵幽
阻不與交鋒候其穀熟縱兵芟刈山民饑窮漸出降
首人數皆如本規權遣薛綜勞軍曰山越恃阻不賓
皇帝命將西征元惡既梟種黨歸義故遣迎致犒賜
案山越者自周秦以來南蠻總稱百越伏處深山故
名山越山越二字自恪傳外又見吳主孫權傳建安
五年嘉禾三年又見太史慈孫賁吳主權徐夫人周
瑜黃蓋韓當朱治張溫賀齊等傳中或言鎮撫或言
討平或言山越懷附畏服云云攷吳所有者揚荆交
廣四州交廣山越必多然距京都甚遠彼既不來我

亦不往任其獸伏烏竄而已荆州南境零陵桂陽等
郡亦稍遠惟揚是所都揚所轄各郡中丹楊一郡正
是秣陵所都之地稅歛調發舉足輒及而山越爲梗
故吳世恒以此爲事秣陵今江蘇江寧府而漢丹楊
郡之境兼今安徽之寧國池州太平徽州等府廣德
一州又得浙江湖州杭州二府之西北境郡之東南
境皆與吳會稽二郡爲界吳人於建安十三年分丹
楊之黠歛爲新都郡又於十五年分豫章郡爲鄱陽
郡故諸葛恪傳言丹楊與吳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
接也然山越頑抗大約尤在與新都鄱陽鄰接處今

徽寧二府與江西饒州界萬山環繞正山民負固不
 服地故孫策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太
 史慈住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始
 見囚執見慈傳程普為吳郡都尉治錢塘徙丹楊都
 尉居石城石城今池州府貴池縣漢丹復討宣城涇
 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破之見本傳又歙賊屯安勤山
 及烏聊山繫賊屯林歷山賀齊破之建安鄱陽新都
 三郡山民作亂鍾離牧為監軍使者討平之亦各見
 本傳可見山越莫盛於此處予曾兩至旌德縣癸巳
 由浙江湖州府長興縣之四安鎮登陸行過安徽廣

德州渡河瀝溪過寧國府寧國縣行亂山中過石鳧
 山以至旌德皆自東而西此路荒僻行人甚少疊嶂
 盤回險仄殊甚中有前明萬歷間開路碑蓋自古為
 行旅所苦直至明方開乙未則從荆溪過東壩渡固
 城湖至宣城自北而南過涇縣琴溪以往此路差大
 然亦險甚自此而南至新安山愈深矣宜三國時為
 賊所據也此在吳為心腹之疾故張温傳權謂温曰
 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蜀而陳壽於賀全等傳評云
 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
 魏氏蓋山越之為害如此

後漢度尚傳抗徐字伯徐丹陽人守宣城長移深林
 遠藪椎髻烏語之人置於縣下此可見宣歙間在後
 漢為蠻夷與外間隔絕不通至三國而頑梗如故此
 吳人所以重勞經營陳書三卷世祖本紀授會稽太
 守山越深險皆不賓附新唐書百八十二卷裴休傳
 貞元時浙東劇賊栗鍠誘山越為亂然則山越歷六
 朝至唐為害未息

三國疆域

三國但有紀傳無志餘姑勿論惟是地理建置不可
 無考毗陵洪亮吉作三國疆域考予未見姑就通典

所列參以本志并萬氏補表攷之如左

魏志夏侯元傳云司馬宣王報元書曰秦時無刺史
 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
 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
 為官司耳劉馥等傳評云自漢季以來刺史總部從宋
本改俗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案秦
作統非雖無刺史亦有監御史即刺史之意至漢刺史雖居
 無常治然亦未嘗無說見朱博傳詳前第十六卷其
 云後轉更為官司正指漢末方鎮而言與劉馥等傳

評合

東漢十三州司隸豫州冀州兗州徐州青州荊州揚州益州涼州并州幽州交州也杜佑通典一百七十一卷州郡門云魏據中原有州十二司隸荆河兗青徐涼秦冀幽并揚雍小字夾注云分涼州置秦州理上邽今天水郡揚治壽春今郡徐治彭城今郡荆治襄陽今郡兗治武威今郡並因前代荆河者禹貢荆河惟豫州本是豫州而改稱者杜佑避唐代宗諱也兗治之下脫文甚多未得他本參對未敢輒添其下文云蜀全制巴蜀置益梁二州益治成都今郡梁治漢中今郡吳北據江南盡海置交廣荆鄧揚五州交

治龍編今安南府廣孫權置治番禺今南海郡荆治南郡今江陵郡鄧治江夏即今郡揚治建鄴今丹楊郡江寧縣

東漢司隸所轄既有宏農京兆馮翊扶風故不別置雍州魏人蓋仍其舊而却又別置雍州其置當在建安中操統事後觀魏張既傳太祖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拒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涼州則可見矣杜恕傳太和中恕以為古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為名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乃上疏曰今魏有十州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所恃內充府

庫外制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荆揚非魏地但帶言之
而其有司又有雍則顯然但雍州始置既不載於續
漢郡國志而魏志本紀又遺之且漢人但名司隸魏
人則又往往稱司六朝司州之名起於此觀杜恕上
疏云兗豫司冀又云天下猶人體腹心充實四支雖
病無患今兗豫司冀天下之腹心云云是也又攷荀
彧傳建安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
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或以為不可遂止其
後建安十八年遂詔并十四州復為九州見太祖紀
梁習傳并土新附習領并州刺史建安十八年州并

屬冀州文帝踐阼始復置并州彼時又嘗并涼于雍
卽上所引張旣傳是也餘所并三州則無考建置沿
革事之大者本紀宜詳書之今各紀於省并分置之
郡甚多而省并分置之州僅一見亦不詳恐多漏卽
如通典置秦州事本紀無之則可見齊王芳嘉平五
年云自帝卽位至于是歲郡國縣道多所置省俄或
還復不可勝紀則其不載者多矣

通典雖言魏有十二州而荆揚正吳地魏不得有之
特緣邊有鎮戍聊立此名耳杜恕於太和中言有十
州蔣濟於景初中言有十二州二者不同大約一數

荆揚一不數荆揚耳除此二州餘有十州又除自置秦州不數外大約魏得漢之司隸豫州冀州兗州青州并州六全州此外三州徐州但得其西境涼州但得其東西及北境幽州但得其西南境不全得也蜀得益州一全州及涼州之南境又自置梁州吳得荊州揚州交州三全州及徐州之東境又自置廣州其杜佑所云郢州未詳說見下文若幽州之東北境則公孫氏據之直至景初二年始爲司馬懿所滅蜀後主傳於降晉後注引王隱蜀記但有戶口數無郡國縣道數吳三嗣主傳於孫皓降晉後注引晉陽

秋則曰王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案領州四者漢舊有之荆揚交三州及吳自置之廣州是也據此則吳無郢州且文紀黃初三年以荊州江北諸郡爲郢州旋復故然則此州乃魏所立且旋廢矣不知杜佑何以云云俟再考晉陽秋郡四十三太平御覽引作三十三考晉書武帝紀作四十三御覽誤也至三國所得漢郡與其所增置并省之郡備詳晉書地理志而晉書於此等處每多游詞未知確否是以皆未可據

沈約宋書州郡志敘首言三國鼎峙吳得漢之揚荆

交三州蜀得益州魏氏猶得九焉謂冀幽并充青徐
豫涼及司隸也此特言其大略不如予今所考為得
說詳後南史篇中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二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三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一

晉書唐人改修諸家盡廢

晉書作者最多王隱則有晉史

建興中過江祖納薦為史官元帝以草創

務殷未遑史官太興初乃召為著作郎令撰晉史預
平王敬功賜爵平陵鄉侯以謗免黜歸家後依征西
將軍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紙筆書成年七十餘卒

東晉初至蘇峻平後卒孫盛則有晉陽秋

嘗從桓溫平蜀又從人關平洛出為長沙

太守以賊為溫檻車徵之舍而不罪遷秘書監給事
中卒晉陽秋成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
何至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關君門戶事時盛年
老還家諸子號泣請改盛怒不許盛寫兩定本寄慕

容僕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于遼干寶則有晉

紀自宣帝訖愍帝五鄧粲則有元明紀凡十謝沈則

有晉書凡三十餘卷康帝時為太學博士嘗習鑿齒

則有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凡五十四卷徐

廣則有晉紀義熙初為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尚書

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元風聖迹修為疇古宜

勅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于是勅廣撰集義熙十二

年勒成晉紀四十六卷表上之年過八十宋郗紹則

有晉中興書高平人數以書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

我寒士無聞于時如袁宏于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

于後宜以為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

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自徐廣以上八家並見

今晉書八十二卷而廣又與郗紹俱見南史三十三

卷其後齊臧榮緒括東西晉為一書紀錄志傳凡百

一十卷見南齊書高逸傳又見南史隱逸傳榮緒東

純篤好學隱居京口教授司徒褚淵少時嘗命駕尋

之建元中啟太祖曰榮緒朱方隱者蓬廬守志漏濕

是安灌蔬終老撰晉史十卷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

綸一代臣歲時往京口早與之遇近報其取書始方

送出席得備錄渠閣采異甄善上答曰公所道臧榮

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祿甚佳永明六

年卒梁沈約亦作晉書百一十卷見梁書約本傳

夫王隱等以晉人記晉事載錄未全固必須改作即

沈約在臧榮緒之後卷數又同諒不過潤色臧書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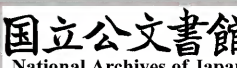
佚猶未足深惜若榮緒既勒成司馬氏一代事迹各

體具備卷帙繁富諒有可觀即以垂世有何不可觀
緒卷數比徐廣以上八家或倍之或參倍之則知其為東西晉之全史乃唐貞觀中房元齡奏令狐德棻重修晉書德棻為先進其類例既多所譔定而河東人敬播又同定之其餘則預東者凡十有八人共撰此書見新唐書一百二卷及一百九十八卷于是遂號其書為太宗御撰而榮緒之書竟廢吾為榮緒憤之

王隱虞預謝沈似只有西晉無東晉干寶習鑿齒更不待言其孫盛雖記東晉事然就其本傳考之則盛之卒似桓温尚在温歿於孝武帝寧康元年則孫盛之書大約不過至海西公或簡文而止矣其後所缺者尚多鄧粲只有元帝明帝兩朝徐廣只有簡文帝孝武帝安帝三朝尤不得為晉史全書然則欲求晉史全書自當以榮緒為正惜其為唐人所壓遂致失傳也

舊唐書令狐德棻傳貞觀十八年詔改撰晉書房元齡奏德棻令預修撰當時同修一十八人竝推德棻為首攷元齡傳云奏取八人則一十二字衍新唐書蓋仍誤本舊唐書而未及正也

舊唐李淳風傳貞觀十五年除太常博士尋轉太史



承預撰晉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歷五行志皆淳風所作也

何超晉書音義

胡三省通鑑注自序云晉書之楊正衡注吾無取焉宋史藝文志則云楊齊宣晉書音義三卷明南京國子監刻二十一史晉書有何超字令升所撰音義三卷天寶六載其內兄楊齊宣字正衡爲之序胡及宋史誤以爲楊撰耳古以舅之子爲內兄弟姑之子爲外兄弟故楊述令升爲我仲舅之子而稱爲內弟此書胡雖不取然是唐初人撰所引呂忱字林頗多又

引文字集略又引周遷輿服姓事又引柳顧言說又引珠叢又引風土記此等書今皆亾矣又引風俗通僻姓賁甫吞景子所藏元大德刻風俗通比俗刻多兩倍亦無此一條何在唐初尙見足本然則此書非全無足取者汲古閣板無何氏音義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三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四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二

南郡太守楊俊

晉書宣帝紀帝河內温人少有奇節南郡太守同郡楊俊名知人見帝未弱冠以為非常之器案楊俊河內獲嘉人為南陽太守三國魏志有傳此云南郡誤也

大謀奇策

漢建安六年郡舉宣帝上計掾魏武帝為司空辟之

十七史商榷

卷四十四

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及魏武爲
丞相又辟文學掾勅曰若盤桓便收之懼而就職魏
國旣建每與大謀輒有竒策愚謂辭不就徵者世亂
慮禍耳知漢方微不欲屈節飾詞也大謀竒策漢
陰謀也一人之身少壯則爲魏畫纂漢策及老則又
自爲子孫定纂魏策與亾若置碁亦可嘆矣

諫不徙都

關羽圍曹仁于樊于禁等七軍皆沒時漢帝都許昌
魏武以爲近賊欲徙河北宣帝諫不當遷云云案魏
志蔣濟傳關羽圍樊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

濟與宣王說太祖其詞正與此同此不及濟者欲專
美於司馬懿也

武昌

黃初五年天子南巡帝留鎮武昌武當作許

水軍破吳

宣帝對魏文帝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
關若以陸軍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戰軍向夏口乘
虛擊之破之必矣案厥後平吳卒賴水師並進懿之
遠識何減荀彧賈詡一流

曲筆未刪

太和四年宣帝西屯長安討諸葛亮亮將芟上邽麥
帝卷甲赴之亮望塵而遁進次漢陽與亮遇兵才接
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帝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
破之俘斬萬計案據魏志明帝紀太和四年詔大司
馬曹真大將軍司馬宣王伐蜀九月大雨伊洛河漢
水溢詔真等班師蜀志後主紀建興八年秋魏使司
馬懿由西城張郃由于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漢中丞
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真等皆還如是而
已安得有遁逃破敗之事彼時亮正大舉北伐雖馬
謖小挫於街亭而斬王雙走郭淮遂平武都陰平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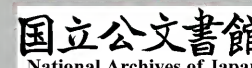
郡安得被魏俘斬萬計邪懿從不敢與亮交鋒屢次
相持總以案兵不動爲長策遺之巾幗猶不知恥假
託辛毗杖節止戰制中論之甚明此紀特晉人夸詞
在當日爲國史固應爾爾今晉書成於唐人而猶仍
其曲筆不加刪改何也屯鹵城鹵字乃西字之訛

公孫文懿

青龍四年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案公孫淵稱字避
唐諱

曹馬構釁

正始五年尙書鄧颺李勝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勸



使伐蜀宣帝止之不可云云六年曹爽毀中壘中堅營以兵屬其弟中領軍羲帝以先帝舊制禁之不可七年吳寇粗中夷夏萬餘家避寇北渡沔帝以沔南近賊若百姓奔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曹爽不從帝與辨難往復云云愚謂曹馬構釁不在爭伐蜀及還沔南民也懿久有篡心曹爽無能適為之先驅耳又八年曹爽用何晏等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帝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云云愚謂曹馬隙成已久豈至是始見乎史家隨筆紀載未得其實也又九年爽晏謂帝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黃門張當密謀圖

危社稷云云愚謂此馬圖曹非曹圖馬即或有謀亦但欲危懿耳非欲危社稷也此在臧榮緒晉書成於易代之後已不當留此曲筆况唐人乎

殺曹爽

嘉平元年正月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帝於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云云案待其出國門而後發乃得機會不煩血刃矣上文先大書天變見篡弑之本已見於此垂象甚明也

司馬懿謚文宣

嘉平三年秋八月崩於京師年七十三九月葬於河

陰謚曰文貞後改謚文宣案文帝紀作宣文侯禮志
同

安風

景帝師紀正元二年母丘儉文欽作亂帝征之遣諸
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案安風卽下文所
謂安風津也

諸葛誕作亂

文帝昭紀甘露二年鎮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作
亂遣子靚爲質於吳以請救帝表請魏高貴鄉公親
征曰今諸軍可五十萬以衆擊寡蔑不尅矣愚按誕

乃宿將非王凌母丘儉文欽之比故昭不肯從衆議
輕遽用師必挾天子興重兵厚集其勢以遏其鋒然
是時吳國內亂孫綝輔政多行無禮將士不附誕無
外援故卒至滅亡耳若吳無內釁則淮南三叛成敗
未可知也

鄧艾異議

景元四年司馬昭倡議伐蜀謀於衆云綽姜維於沓
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以襲漢中彼劔
閣不下守險云云下當作暇又鄧艾以爲未有釁屢
陳異議昭患之鄧艾不終之隙已兆於此

全載九錫勸進

景元四年天子以伐蜀獻捷交至乃申前命云云此既全載命司馬昭為晉公九錫文矣其下文又載昭辭讓司空鄭冲率羣官勸進牋全文陳壽魏志雖載曹公九錫冊書尚不及辭讓勸進則猶有裁量此何其不憚煩乎猥冗甚矣

防鍾鄧

咸熙元年春正月乙丑昭奉天子西征次於長安案此時鍾會鄧艾已破蜀會欲反而先譖艾反即會之反謀邵悌先言之昭亦已先覺之次於長安者防鍾

鄧也

世祖

晉武帝受禪號師世宗昭太祖紀末贊云世宗繼文云云又世祖無外云云世祖當作太祖

昭構炎攸嫌隙

武帝紀帝諱炎文帝長子也魏累遷中撫軍晉國建為世子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無後以帝弟攸為嗣特加愛異自謂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與焉將議立世子屬意於攸何曾等固爭中撫軍有超世之才由是遂定愚謂

昭本以愛攸之故欲廢長立少耳豈爲攸嗣師後奉其兄烝嘗計邪攸傳云每見攸必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坐也乃云此景王之天下將欲誰欺不思炎攸皆其子乎卒令兄弟遂成嫌隙昭實構之

二十七王

秦始元年封皇叔祖父孚爲安平王云云案此同時受封者凡有二十七王可謂盛矣曹氏抑損宗室夷於平民山陵未乾祚移他姓故司馬氏廣封諸王以力矯其弊但此諸王非有功勳皆由恩澤初無德器漫據富貴何足以鞏維城之固哉未幾而有八王之

禍貽謀之不臧也

雞鳴歌

秦始二年正月庚寅罷雞鳴歌案歌元板作鼓

罷山陽禁制

秦始二年罷山陽公國督軍除其禁制案罷軍除禁者蓋爲時已隔二代且欲移其禁山陽者以禁陳留也抑觀此則知山陽陳留雖幸終天年不至若零陵王以下之例皆弒歿然其制防監禁實與幽囚無異

王祥薨年

秦始四年夏四月戊戌太保睢陵公王祥薨案祥本

傳薨於泰始五年此紀乃在四年四月互異

陽平

泰始五年春二月以雍州隴右五郡及涼州之金城
梁州之陽平置秦州案陽平地理志作陰平宜從之
大雩

泰始七年閏五月大雩太官減膳云云案雩元板作
雪以五行志校之雩是也

丁丑

冬十月丁丑日有食之天文志作丁丑朔此脫一字
大舉伐吳

咸寧五年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伉
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
昌平西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
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
下東西凡二十餘萬愚謂因巴蜀之卒順流而下則
西塞不守勢如破竹此平吳所以必在平蜀後也平
西將軍胡奮下文太康元年二月甲戌卽云平南將
軍胡奮克江安侯考又壬申王濬以舟師至建業之
石頭孫皓降於軍門云云觀此則平吳之功以濬爲
首但吳甫平其明年太康二年三月卽遷孫皓妓妾

五千人入宮則武帝之志荒矣山巨源所以欲釋吳
爲外懼也七年十二月出後宮才人妓女以下二百
七十人歸於家選人者如此之多出者如此之少篇
末論斷謂其恭儉寡慾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崇聖殿

太康十年四月癸未崇聖殿災注云聖一本作賢案
五行志正作賢

惠帝改元

改元必於明年若崩年改元則必有大變故不可以
常理論者晉惠帝以太子嗣統人道之常乃卽於其

年改元永熙明年又改永平及三月辛卯殺楊駿壬
辰賈后廢皇太后爲庶人又殺太后之母其明年之
二月己酉賈后遂弒皇太后三綱絕矣故永平元年
之三月又改元元康史家紀事茫昧而不知適從故
於正月書永平而三月又書改元竊謂年號以後改
爲定則正月卽宜定書元康卽慮沒永平之號亦宜
於三月壬辰大赦改元下明著元康二字乃又不著
殊不明析

宋書五行志云劉備卒劉禪卽位未葬未踰月而改
元爲建興習鑿齒曰禮國君卽位踰年而後改元者

緣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矣吳孫亮晉惠帝宋元凶亦然

己卯日食

永康元年春正月癸亥朔大赦改元己卯日有食之案己卯乃月之十七日無日食之理疑誤也天文志亦同

彤倫矯詔

梁王彤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爲庶人愚謂此紀屢書賈后矯詔矣彤倫亦書矯詔者旣以志惠帝之暗且見出爾反爾

耿勝

洛陽流人李庠害成都內史耿勝案洛當作略耿勝載記作耿勝

張微

太安元年李特害廣漢太守張微案載記作張微

段勿塵

太安二年封鮮卑段勿塵爲遼西公案段匹磾本傳及王浚傳皆作務勿塵本紀誤

成夔

永興元年成都王穎遣從事中郎成夔等以兵五萬

屯十二城門案成夔元板作盛夔

韓雅

永興二年隴西太守韓雅攻秦州刺史張輔殺之案隴西太守韓雅張軌傳作東羌校尉韓稚

分荊州江州八郡爲湘州

懷帝紀永嘉元年八月分荊州江州八郡爲湘州案地理志懷帝分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及廣州之始安始興臨賀九郡置湘州乃九郡非八郡也其長沙等六郡舊俱屬荊州惠帝元康元年分桂陽屬江州今紀云分荊州江州八郡爲湘州不及廣州

偶遺之耳

裴頡

永嘉四年十一月鎮東將軍周馥表迎大駕遷都壽陽東海王越使裴頡討馥爲馥所敗案此又一裴頡與裴秀之子同姓名者

劉蜀蘇馬

愍帝紀建興元年五月詔琅邪王睿曰遣殿中都督劉蜀蘇馬等具宣朕意蘇元板作司

晉紀總論

懷愍紀末引干寶晉紀總論此文載文選內夷曹爽

外襲王凌凌彼作陵非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檢
彼作虛薄名儉李善注引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
以來以儒術清儉爲羣俗則似得兩通當官者以望
空爲高而笑勤恪之下文選有曰三公以蕭杌之稱
標上議以虛談之名蕭杌善云未詳而五臣良曰言
時名曰三公皆蕭然自放杌爾無爲作晉書者因其
艱晦刪此二句共嗤黜以爲灰塵黜彼作黜司馬遷
答任少卿書云適足見笑而自黜善云黜辱也則似
得兩通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
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謂劉實子真爲少府著崇

讓論劉頌子雅爲吏部尙書作九班之制傳咸長虞
爲司隸校尉先後彈奏百寮也三句層疊而下極論
時弊甚暢晉書刪長虞一句殊無謂又論至惠帝有
賈后肆虐於六宮云云此扼要之語晉書刪之亦非
惟懷帝初載嘉禾生於南昌云云一段冗長晉書刪
去是愚謂此文摹過秦論處雖有規仿之痕借周形
晉文勢亦似迂緩然其以老莊虛空爲致亂之由歸
罪阮籍賈充輩又以婦女淫妬爲風俗所由壞實能
深探禍本寶晉臣自不便顯黜晉德然言外已見懿
師昭炎作法於涼矣晉書當直用此篇作論其前不

必贅加一冒子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四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五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三

幽州刺史段匹磾

元帝紀建武元年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劉琨幽州
刺史左賢王渤海公段匹磾上書勸進幽州文選作
冀州非也匹磾本傳先言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并州
依之又言自務勿塵以後值晉喪亂自稱位號據有
遼西之地西盡幽州東界遼水則此自是幽州非冀
州

元無遠圖明年短促

太興元年三月景辰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壬申詔曰云云愚謂旣卽尊位卽當下哀痛之詔命將出師掃平凶豎乃不聞出此而屢次下詔皆諄諄察吏勸農若承平時之爲者知元帝無遠圖矣子明帝有氣魄差強人意乃在位止三年年止二十七短促如此諸臣中亦惟溫嶠有英略而嶠又不永年有以知晉祚之不長此史書千支以景爲丙避唐諱

琅邪太守孫默

永昌元年八月琅邪太守孫默叛降于石勒案太守

石勒載記作內史

牛繼馬

元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焉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鳩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案此等曖昧之言書之史冊始存疑耳且旣云小吏牛氏則非將牛金矣而魏書列傳云僭晉司馬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晉宣帝生大將軍琅邪武王仙生元從僕射琅邪恭王觀觀妃譙國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姦通遂生叡因冒姓司馬仍爲觀子敵國傳聞互

異如此

三月改元

明帝紀元帝以永昌元年閏十一月己丑崩明帝卽以庚寅卽位至明年太寧元年己踰年矣乃不於正月改元而遲至三月戊寅朔方改元偏安草創王敦方謀逆危疑之中不可以常理論

引左傳誤脫

太寧三年八月帝不念遺詔曰周公匡輔成王霍氏擁育孝昭非宗臣之道乎凡此公卿時之望也敬聽朕命同心斷金以謀王室諸方嶽征鎮刺史將守皆

朕扞城推轂于外雖有內外其致一也故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譬若唇齒表裏相資宜戮力一心若合符契愚謂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此僖二十八年左傳甯武子盟衛人之詞此似全用之傳寫誤脫上二句

攻壽陽

成帝紀咸和元年十一月石勒將石聰攻壽陽不尅案壽陽當從載記作壽春

三吳

三吳屢見晉書唐亦有之然史文回互頗難詳究惟

李吉甫元和郡縣志第二十五卷江南道浙西觀察使所管蘇州吳郡周爲吳國秦置會稽郡于吳項羽初起殺太守殷通卽此後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浙江以東爲會稽西爲吳郡孫氏創業亦肇跡于此歷晉至陳不改與吳興丹陽號爲三吳隋開皇九年改爲蘇州杜佑通典第一百八十二卷州郡門蘇州吳郡理吳長洲二縣春秋吳國都也秦置會稽郡漢順帝分置吳郡晉宋亦爲吳郡與吳興丹陽爲三吳齊因之陳置吳州隋改蘇州愚謂六朝時吳興今湖州府丹陽今江寧府據兩書所言三吳則吳興爲南吳丹

陽爲西吳蘇州爲東吳也此爲定論雖史傳皆渾言三吳無方向然以意揣之周時吳國之境北以長江爲限其西不過至今江寧而止自此而西則爲楚地矣南與越以浙江爲界故唐人詩亦云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然吳越交兵處如橋李爲今嘉興縣地禦兒爲今石門縣地吳師未聞直臨浙江唐以前未有秀州一郡則言三吳者其南以吳興言之可矣晉書第七卷成帝紀咸和三年蘇峻反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起義兵於三吳范氏成大吳郡志第四十八卷考證門引此而疑之云時冰爲吳郡太守舒

爲會稽太守則似吳郡吳興會稽爲三吳又八十四
卷劉牢之傳孫恩攻陷會稽牢之遣將桓寶率師救
三吳又七十八卷陶回傳回爲吳興太守時大饑穀
貴三吳尤甚回割府庫軍資以救乏絕一境獲全詔
會稽吳郡依回賑恤據此似吳郡與吳興會稽三郡
爲三吳甚明但第七十六卷虞潭傳潭爲吳興太守
蘇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又第
九卷孝武帝紀寧康二年皇太后詔三吳與壤水旱
併臻宜時拯卹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尤
甚者全除一年租布按潭所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

凡有六郡而言五郡者蓋彼時潭已自爲吳興太守
則三吳之中固居其一矣今加督五郡而言三吳則
疑晉人已主吳興與丹陽吳郡爲三吳除去吳興連
晉陵宣城義興數之則五郡也寧康詔文會稽與義
興晉陵皆在三吳之外尤爲顯然義興晉陵皆吳地
疑晉人旣以丹陽與吳郡吳興爲三吳恐漏去義興
晉陵嫌不該悉故又重累及之成紀及劉牢之陶回
傳隨便言之不必泥第一百卷孫恩傳叔父泰見天
下兵起乃扇動百姓三吳士庶多從之隋書煬帝紀
伐陳爲行軍元帥陳平執陳施文慶等以其邪佞害

民斬之闕下以謝三吳亦是據丹陽吳郡吳興數之
惟舊唐哀紀天祐三年制有錢鏐制撫三吳之語則
當連會稽亦不必泥

晉唐人言吳會皆謂吳與會稽非謂吳中一都會如
孟浩然適越留別譙縣張主簿申屠少府詩云朝乘
汴河流夕次譙縣界幸值西風吹得與故人會君學
梅福隱余從伯鸞邁別後能相思浮雲在吳會上會
字會晤之會下吳會謂吳與會稽故可分叶也會稽
本越地非吳秦強名之後漢既分二郡自不得復以
會稽爲吳

杜子美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詩云嗚呼東吳
精逸氣感清識又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
壁詩云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又後出塞詩云雲帆轉
遼海稷稻來東吳又絕句云門泊東吳萬里船又哭
台州鄭司戶蘇少監詩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此
似泛指江東諸郡不必專謂蘇州爲東吳然穆天子
傳卷二太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吳太伯于
東吳唐人亂後經吳閶門至望亭詩東吳黎庶逐黃
巾蘇州爲東吳明矣近日崑山顧氏精於考據每自
署東吳蓋府治吳縣長洲元和爲東吳則崑山太倉

為東吳不待言宋龔明之作中吳紀聞此特取史記
 項羽紀籍避仇吳中倒其文耳非別有一稱
 明韓昌箕仲弓纂王謝世家自為序韓敬求仲刻李
 德裕文集為之序兩人皆湖州人而皆自署西吳吳
 江吳祖修慎思柳塘詩集第六卷贈韓希一趙昭野
 詩西吳山水鬱蒼蒼二妙詞場久掉鞅鞅上聲誤讀平聲韓
 趙皆湖州人則吳亦以湖州為西吳朱竹垞曝書亭
 集喜周貧至詩耆舊西吳大雅材明詩綜八十二卷
 貧嘉興人則又以嘉興為西吳矣皆未詳

遂寇襄陽

咸和五年秋八月石勒使其將郭敬寇襄陽南中郎
 將周撫退歸武昌中州流人悉降於勒郭敬遂寇襄
 陽屯於樊城案下寇字當作毀

府吏

康帝紀咸康八年九月詔琅邪國及府吏進位各有
 差吏元板作史

王龕

穆帝紀永和五年二月征北大將軍褚裒使部將王
 龕北伐案王龕褚裒傳作徐龕

葬安皇帝

海西公紀興寧三年三月壬申葬安皇帝云云安當
作哀元板亦誤

慕容垂距戰

太和四年夏四月庚戌大司馬桓溫帥眾伐慕容暉
秋七月辛卯暉將慕容垂帥眾距溫溫擊敗之九月
戊寅溫裨將鄧遐朱序遇暉將傅末波於林渚又大
破之戊子溫至枋頭景申以糧運不繼焚舟而歸辛
丑慕容垂擊敗溫後軍於襄邑案垂帥眾距溫垂當
作厲載記無垂距戰之事厲單馬奔還傅顏又敗然
後垂請出擊有枋頭之役耳

九月誤九年

孝武帝紀咸安二年九月甲寅追尊皇妣會稽王妃
曰順皇后九月誤作九年元板亦誤

翟遼

太元八年十二月前句町王翟遼背苻堅舉兵於河
南慕容垂自鄴與遼合遂攻堅子暉於洛陽愚考載
記此翟遼當是翟斌斌爲慕容垂所殺兄子真立真
司馬鮮于乞殺真自立營人殺乞立真從弟成真子
遼奔黎陽長史鮮于得斬成降垂遼乃立

謝功賞遲

太元十年十月丁亥論淮肥之功追封謝安廬陵郡公封謝石南康公謝元康樂公謝琰望蔡公愚謂大破苻堅於肥水乃太元八年事更三年之久直至十年十月始加封賞何其遲也江左偏安賴此一戰功莫大焉而賞若是其遲者王氏專政忌能故也

拓跋魏書法

太元十一年四月代王拓跋圭始改稱魏又安帝紀隆安二年十二月己丑魏王圭卽尊位年號天興此其書法與各國之書僭卽皇帝位或書嗣僞位或書僭稱皇帝或書僭卽天王位或書自立爲王或書僭

帝號僭帝位者大有不同晉臣之詞決不如此此唐人所追改也竊謂魏與各國固不可以並論此書書法亦自穩妥至於李延壽則且以北爲正矣蓋唐人承隋故其詞如此

姚萇書法

太元十四年八月姚萇襲破苻登獲其僞后毛氏愚謂姚萇曾北面於苻氏而毛氏又死節書法不應如此

脫廟號

太元二十一年秋九月庚申帝崩于清暑殿時年三

十五葬隆平陵案此下疑脫廟號烈宗四字劉知幾已言之

桓謙魏隱司馬逸

安帝紀隆安三年十一月甲寅妖賊孫恩陷會稽吳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義興太守魏隱並委官而遁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司馬逸皆遇害案孫恩傳桓謙作桓謹魏隱作魏鴈司馬逸作謝逸

段興

隆安五年秋七月段興弒慕容盛案載記弒盛者段璣秦興段泰此作段興疑誤

桓元改元大亨

安帝元興元年正月庚午朔既改隆安爲元興元年矣而通鑑第一百十二卷於是年正月既書改元元興於三月則書桓元兵至南桁元顯兵敗被執復隆安年號元入京師稱詔解嚴以元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此下又書大赦改元大亨又於一百十三卷元興二年十月書元篡位改元永始僭永始號固宜書而復隆安改大亨皆在元未篡前猶假詔行事通鑑若必紛紛用此紀元直至帝復辟後方重紀元興雖爲不沒其實而殊覺糾纏可厭故

竟一槩不用仍以元興紀年此其不得不然者胡注必謂其撥亂世反之正在通鑑似轉不必用此夸語若晉書安帝本紀亦一槩用元興紀年是矣而元年三月絕不見復隆安號及改元大亨事二年十二月書元纂位亦不見僭改元永始事大亨號見五行志永始號見元本傳而如此大事紀中豈可不載其復隆安號并不見於晉書又不知通鑑何據

劉裕殺劉毅

義熙八年九月劉裕矯詔數劉毅之罪帥師討毅裕參軍王鎮惡陷江陵城毅自殺愚謂裕所同事者無

忌與毅皆雄傑無忌敗死所憚惟毅除之則可得志于天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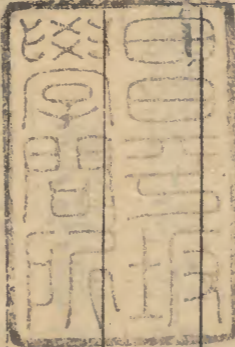
長安得而旋失

義熙十三年秋七月劉裕克長安執姚弼歸諸京師愚謂裕不留鎮長安而歸者自顧年老急於篡位也已而諸帥相殺長安得而旋失不能一天下以此

連害二帝

義熙十四年十二月戊寅帝崩於東堂時年七十三葬休平陵初識云昌明後有二帝劉裕將為禪代故密使王韶之縊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又恭帝紀

元熙二年帝禪位劉裕以帝爲零陵王宋永初二年
九月丁丑裕使兵人弒帝于內房時年三十六謚恭
皇帝葬沖平陵案安帝年三十七誤作七十三句下
脫謚安皇帝四字曹馬篡位山陽陳留尙得保全裕
實首惡連害二帝自後踵爲故事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五

通鑑纂要

寬政戊午

